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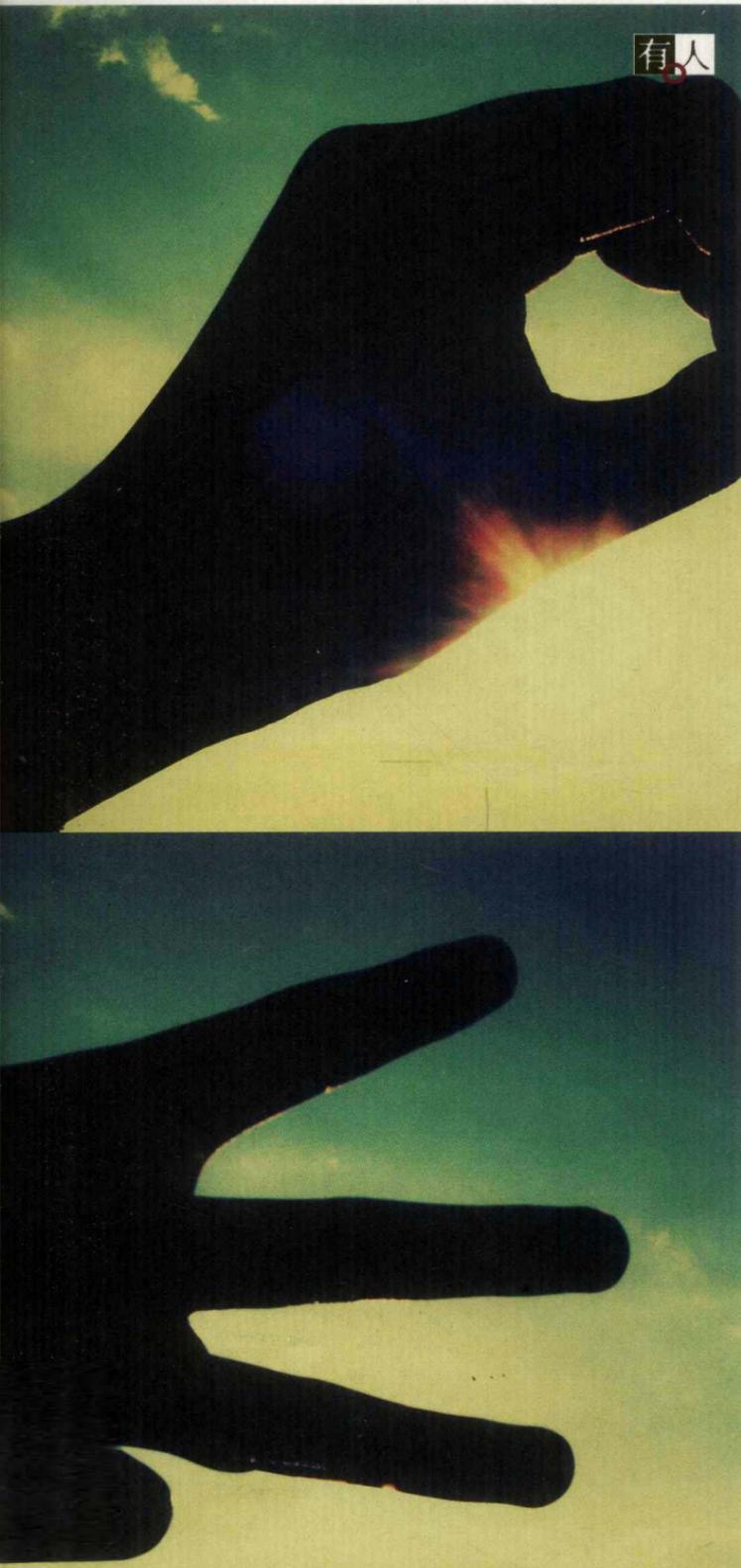
我也曾經放牧。時間

曾翎龍

然而事情总会有变化。我需要那些放牧的时间，那些近处远处随境地身躯移走而闪现的光，摇晃且以各自的方式照耀或隐藏

往后某天定居某处抬望，像死去的星星依然稳住这世界的秩序。

人有。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编目资料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曾翎龙，1976-

[Wo ye ceng jing fang mu shi jian]

我也曾经放牧时间／曾翎龙

(有名系列 = the name : 15)

ISBN 978-983-2812-35-7

1.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Malaysia.

2. Malaysian prose literature (Chinese).

3. Chinese literature--Miscellanea.

I. Title. II. Series.

895.1852

© 曾翊龍

我也曾经放牧时间

有名 系列 15
t h e n a m e

我也曾经放牧时间

曾翎龙

作 者／曾翎龙

责任编辑／曾翎龙

封面设计／龚万辉

内页设计／曾翎龙

校 对／陈行发

发 行 人／杨嘉仁 周若涛

出 版／冇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755513-K)

No. 4, Jalan SS1/20A,

Kampung Tunku,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60 3 7877 1064 / 3014

传真：+60 3 7877 8014

网址：<http://www.got1mag.com>

电邮：got1mag@got1mag.com

印 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3 91796333

传真：+603 91796060

初 版／2009年6月

售 价／马币25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3-2812-35-7

目 次

7 时光絮语
序／林春美

辑一 · 处处

- 14 时间之茧
- 16 时间之渣
- 18 时间之旅
- 20 时间之翼
- 22 时间之弦
- 24 时间之帚
- 26 时间之距
- 28 时间之迹
- 30 时间之褪
- 32 时间之轨
- 34 时间之递
- 36 时间之渡
- 38 时间之轴
- 40 凤扇
- 42 舞狮
- 44 刮胡刀
- 46 笃定
- 49 胡渣
- 51 手表
- 53 闹钟
- 55 红毛丹
- 58 垃圾
- 60 笔
- 62 巴士
- 64 书架
- 66 白蚁

68	镜子
70	扑满
72	球赛
74	天线
76	草场
78	眼镜
80	灯光
82	淡出
84	天井
86	沟渠
88	质感
90	走唱
92	鞋子
95	屏风
97	坐唱
100	葬礼
102	都旧了
104	会过去的

辑二·流光

108	打油诗人
111	竹片穿心
114	香港情怀
117	F1赛车
120	文学槟城
123	梦想足球
126	二分足球
129	油光锃亮
132	商场岁月

- 135 打杀羽球
138 飞机临界
141 无巧之书
144 两性有别
146 记忆失窃
149 麻烦大了
152 三十回顾
155 悲伤足球
158 推窗，历史单向道
161 最后，青山已成燕子坞
164 历死还生
167 吃喝玩乐正经事
170 家，太远了
173 昨日之我
175 走吧，路上飘满红罂粟
178 归回，那些日子以来
181 斋戒，巫族印象
184 恍神，在记忆的罅
187 七昼夜，曲折以南
190 骑士，如风少年
193 巴刹，城市之光
196 生活逗号，太阳雨
199 回味，有光复照青苔上
202 告别，我辈的骊歌
- 207 后记
212 作品发表资料

时光絮语

序 ◎ 林春美

第一次接触曾翎龙的散文，是在几年前准备书
写一篇有关嘉应散文奖的论文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
从第一届的第一篇得奖作品开始读起，读了几届，论
点大概就有了。要着手写作时，获悉第八届的成绩揭
晓，得奖作品专辑已经出炉，于是通过一些人找了来
看。那届的首奖，是曾翎龙的〈江湖〉。我读了之后
很后悔，心想早知道就按照原定计划处理九〇年代直
至第六届的嘉应得奖散文现象就算了。〈江湖〉的出
现，干扰了我观察中相当稳定的嘉应得奖散文“父—
祖同盟”的书写模式，迫使我必须在某个程度上修订
我的论述。当然，〈江湖〉后来也让我能更好的讨论
文学奖机制中评审权利之运作与合法书写模式之产生
之间的关系。我不认同某些评审对它的评价，但是如
果我是评审，我想我也会给它第一名（这自然只能是
与同届其他得奖作品比较而言——作为一般读者，那

就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参赛作品的全部了）。〈江湖〉作者对追述某个已逝的时间中，一些已然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无力感之自觉，可能才是那篇文章更吸引我的地方。

这次阅读曾翎龙的散文集，发现里面有个关键词，就叫做时间。曾翎龙从书籍、电影、流行歌曲、球赛、地方、商品等等，试图捕捉并描述时间一去不复返的身姿。而我尤其喜欢的，是他投射在许多小物件上的时间的光影。在〈手表〉、〈闹钟〉、〈扑满〉、〈天线〉诸篇里，不是日新月异的科技文明向我们证明时间已经无可争议地冲到了“现在”，而是某些再平常不过的细微感觉，或者某些几乎就视若无睹的旧物——比如小学时期“手表坏了便在手上系一块白布，说是不习惯，其实也是装饰着好看”；大学考试季节“在枕头旁放一个闹钟，远远的书桌或太空橱上又放一个，怕自己醒不来”；又比如“某银行送的张开双手的卡通人物扑满”，与“有着木门的电视都已改装成鱼缸”——让曾经拥有类似经验／物件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过去”就这么拦截不住地从我们跟前倒退了去。

曾翎龙所捕捉的时间在相当程度上是很个人的，然而其时光絮语却也偶或折射出社会条件与地方面貌的变迁。比如要写来悼念已倒闭的和合巴士公司的〈巴士〉一文，在巴士上延续清晨暂停的梦，

与“在燠热的巴士车站遥想一场慵懒的午睡”等情节，方才是和合巴士之于他十年回忆的重点；然而，在梦与醒的悠悠之处浮现的“要按住弹簧往上推”的车窗，与“剪票员用单孔打洞机，在起点和终点上打两个洞”的车票等，却仿如写意画作中突然出现的几抹工笔，细致地铭记了不复重现的旧时风物。文末的加影美罗广场，因为建设在曾经被如此悼念过的巴士车站旧址之上，也就增添了几分人文的温暖，与时间的沧桑。

时间，在这本集子中，也有以大写的姿态出现的时候。〈最后，青山已成燕子坞〉是其中写得饶有趣味的一篇。实兆远一度是马共活跃的地盘，而今共产主义青山已老，曾翎龙在一处据说为陈平故居的楼上如此感慨：“历史迁出的楼房，燕子一只只住进来，吐口水。”这句话既是实兆远多燕屋之实写，然而又不无对陈某人曲笔调侃之意。莽林中无名无姓的理想主义信徒之枯骨，与和平协议上像“发迹的商人”一般红光满面的陈总书记，两相对照，或许真让他无法不吐吐口水。然而，他更为调侃的，其实却又是自己与“我这一代人”。他不讳言对马共游击队的“不当联想”，此时此刻（“岁月静好”？），“红军”与“红魔”所牵动的，已是年轻一代对（昔日宗主国的）英超球队的热情，更甚于对马共的记忆。陈平是谁？王文华是谁？曾翎龙说他曾

经回答老师陈平是三毛，而他猜测以后可能有人会回答王文华是蛋白质女孩。他的答案与设想的答案，诙谐而几近讥讽。岁月无情，青山已老。事过境迁，历史稀薄。

对时间的流动与流逝，曾翎龙常显得敏感而且敏锐。他对于现代人能否借助数码科技挽回时光存疑，他认为即使每天照相，也“可惜他已经错过儿时少年，往后只能看见衰亡。那一个个昨日之我，不在时间堡垒之上竖起胜利旗帜，而在节节败退，一天一个败仗。”（〈昨日之我〉）留驻相片中的时光，最后见证的竟是影中人逐日步向衰亡。都说是物是人非，可是到底却有连物也经不起时代巨轮压力的时候，一如他小学母校的草场，“小时候双手托头仰躺，触目所及是荫荫翳翳的树叶，重重复重重。如今看台仍旧，只是再无遮挡，蓝天白云待要细看，已是一阵晕眩。”（〈草场〉）蓝天白云，不意竟是白云苍狗。晕眩之中，时间充满了动感。“处处流光”之所以令曾翎龙时时感触，因为他在逝者如斯之中尚有追求，且追求得何其华美而奢侈：“你相信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去的吗？我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人生道阻且长，当我们安居但已没什么可做了，我们需要它，不会过去的，稳住我们的老年。”（〈会过去的〉）他要某种时光冲流不掉的东西，他可能并不自觉他要对抗时间。

曾翎龙跟我说，他很遗憾这是一本专栏结集，他一直想出的是长些的散文。长篇散文具较大包容性，更有利于作者驰骋（或放牧）才情，这种偏见多少与文学奖有关。在惯常以大刀长枪比试竞技的文学奖的江湖，以小散文参赛，无异于以短兵应战。高下未分，却已长短立见，一眼看去，就是吃亏。然而，排除偏见的散文读者必然都知道，长篇散文不见得即大气大魄，小散文亦未必就小眉小眼。再说，要在方寸擂台大施拳脚，也势必得有一些轻功与内力。我比较服膺刘禹锡所说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对我而言，散文不在长短，写得好就行。这本集子里的散文，虽然亦有若干篇难逃一般专栏文字之流弊，然而大体而言，却是小而且巧。由此看来，小散文虽小，却大有可为。愿与曾翎龙共勉。

2009年1月3日

林春美／作家，博特拉大学
现代语言与传播学院外文系
中文专业讲师

辑一·处处

时间之茧

临睡前翻读张景云的《见素小品》，已成了这几个星期的习惯。人说生活磨人，从张景云文中最能感受；只是磨的大概不是志气和理想，而是感情和记忆。感情和记忆也不一定会变薄变淡，想像锄禾日当午，手掌的皮肉被磨得起茧，劳作过的证据都住在里面，反而让人坚强。

张景云拥抱着记忆和情感，大概也困在时间之茧里，出不来了。因为出不来，我们才可以从外面看他，像捧着书的读者，看他从茧里逼视而出的两道苍凉目光。

翻过了一页，仿佛就告别了一些时间。张景云的照片印在封底内页，书越看越薄，和他似乎也越近。读到后来越读越慢，像去旅行般，告别的日子快到，还舍不得回来，舍不得从书中抽离，即使这不是

一趟惬意的旅程。

有些旅程却也不指望惬意，因为苍凉也是一种美，而时间轻轻为它镀金，让它从时间之茧里发出光来。因为时空的嬗递，我们看到的也仅仅是这光。张景云的苍凉，只有他自己最懂。

阖上书灭灯睡觉，猛然想起张景云比自己多活了三十年，那双淡伤的眼已被时间浊黄。时间轻摆，带着轻蔑的招摇划过额际，张景云垂垂老矣。但生命总有许多美和感动，缠人如茧、处处流光，所以时间，你别骄傲。